

面对新时代强劲的脉动、纷繁的事象、多彩的故事,少数民族文学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应?以2017年《民族文学》所刊发的小说、散文作品为例,可以从一个侧面观察到少数民族作家们的探索方向。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到丰富时代信息、动人的现实风景,更可以看到作家们不断拓展对现实观察和理解的半径、不断向时代的纵深处与隐蔽处求索的努力。这份回应时代、书写现实的冲动和野心,也许是带领文学走向广阔和多样的一条必经之路。

## 在大地上行走

选择什么样的写作方式,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作品的质地。一次偶然的机会,回族作家阿慧了解到河南拾棉女工在新疆异地打工的故事,她不远万里来到北疆农六师新湖农场,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同工同住同摘棉的生活。6万字的笔记,300多张图片,40多个拾棉女工的人生故事,最后凝练成了两万字的纪实作品《大地的云朵》。这篇作品让人们感受到女工们扑面而来的欢声笑语,触摸到她们默默流下的泪水,看到她们坚韧、乐观、善良与勇敢的面貌。“俺一毛一毛地抓,一块一块地挣,只要手脚不歇,俺孩儿就有活命。”为了给捡来的孩子治病,拾棉工“憨女子”在黑透的夜里还坚守在棉田,这份爱意和坚韧给人以原初的感动。

瑶族作家纪尘也是一位带着爱与悲悯在人间行走的作家。多年来,她的足迹已经遍及五湖四海,对异域的书写从过客式的猎奇不断走向深入。散文《冬天,在百万人的村庄》描写的是她在德国慕尼黑的一段感受,从那里冬天的寒冷和疏离写起,最后以温暖、包容和爱作结。在不同的土地上看到别人、看自己,这是行走者给予我们的独特视角。蒙古族作家金地的小说《本纳比·素里卡车学校》、满族作家周子湘的小说《慢船去香港》等,在描写文化焦虑之外,多了一层对生存的忧虑。两位作者都曾在早年有过离开熟悉的土地,到陌生文化环境中生活的经历,“离开——归来”的人生轨迹为作品增添了厚度。

回族作家马慧娟靠着在田间地头干活的间隙,把一个个字敲进手机,写出40余万字的散文。在《雨在天堂》中,她以质朴干净的笔触默默记录着那些在干旱贫瘠的生活中挣扎跋涉的灵魂。她还原了人们对于写作的最初想象,一边劳作,一边书写,同是耕耘,同有收获,汗也洒得,泪也洒得。《雨在天堂》更像是一块璞玉,虽然还欠打磨,却难掩生活的灼目本色。

异地求学的生活经历、多元文化成长背景为“90后”少数民族作家提供了新鲜的视角。难得可贵的是,很多作品并未拘泥于自我成长体验的挖掘,越来越多的青年作者匍匐于大地之上,聆听来自故土、来自他乡的多元声音。回族作家宋阿曼的小说《贤良》聚焦矿工生活,三个看似普通的主人公都背负着沉重的过往,他们曾经的人生故事暗示着社会转型期的种种隐痛与暗疾,他们未来的人生走向也需对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等种种命题做出艰难的回应。东乡族作家丁颜的《蓬灰》也同样关注着人的精神处境。做正宗的兰州拉面,必须往里面放一点蓬灰,对于在深圳漂泊的索菲亚和拉面师傅哈伦来说,维护他们高洁精神的蓬灰是什么呢?苗族作家树弦的小说



《偷豆腐渣的人》、壮族作家隆莺舞的小说《胆小同》、壮族作家连亨的散文《另一种日子:生长或萎顿》等也都展现出对生活的独特观察。这些作者多数还在象牙塔里读书或刚刚踏入社会,但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在书本中、在个体经验里寻找书写的素材,这种迈向广阔天地的自觉和自信令人对这些新鲜的面孔充满期待。

## 面向多重的现实

故事的主题、角度和讲述方式的选择背后,是作家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对社会问题的回应。面对现实,少数民族作家们不满足于浅层的现实呈现,而是步步逼近情感现实与价值现实,探索隐藏在纷乱事象后的社会结构性现实。生态、教育、舆论、社会伦理、基层政治生态……作家们敏锐而充满勇气地直面这些时代课题,拓展了作品的视野和格局。

回族作家马金莲的小说《听见》为探讨文学和新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颇有意味的蓝本。故事本身更像一则社会新闻,一位青年教师因为一时冲动误伤了学生,事情却从此不受主人公控制地像滚雪球一样发展,在学校、家长、同事、社会舆论的多重围堵下,教师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作家用三万字的篇幅延展了这则新闻的空间,丰满了新闻里缺失的情感。事情是怎么一步步走向深渊的,网络暴力与人心的冷漠和贪婪在这中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谁该为这些年轻生命的凋零与迷失买单……《听见》怜悯地注视着笔下形形色色的人物,让我们张开耳朵,听世风呼啸,听盲音里的空白。同样涉及到教育问题,已故侗族作家袁仁琮的遗作《支撑》描写的是一个山村里的单亲母亲在村支书、邻里们的帮助支持下抚养三个孩子长大成人、进入高等学府

的故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文中农民对于教育的重视与渴望,“祖祖辈辈都啃泥巴,出息不到哪去,你们给我长点志气,读出个样子来。”主人公内雅对孩子们说的话质朴而深刻。扶贫先扶智,良好的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播的重要手段。

对农民命运和农村发展道路的探寻一直是少数民族作家的关注焦点。侗族作家杨仕芳的小说《望云岭》、杨芳兰的小说《跃龙门》等作品都对进城打工农民的精神生活报以关切的目光。而苗族作家向本贵的小说《花垣人家》、土家族作家陈刚的小说《余温》等作品则指向了“归来”的主题。一系列扶持政策的出台,对乡村自然资源的重新体认都为“归来”提供了支持。越来越多的作品撕开了乡村田园牧歌的面纱,直面现实的困境,但青山绿水的生态环境、温暖和谐的乡邻关系,仍给回来的人们带来慰藉和希望。

满族作家刘荣书的小说《纪念碑》也是一篇直面复杂世相的作品。纪念碑承载着英雄的事迹,代表着过去的荣光,但围绕着纪念碑的竖立,利益的纠葛、人性的幽暗已经与神圣的内涵渐行渐远。可是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吗?那份真诚的想念与敬意却依然闪烁,令看到的人五味杂陈。与之相比,瑶族作家光盘的小说《重返梅山》的主题更加明晰尖锐,作品用一个颇有荒诞色彩的故事提出了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如何破除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两难?要求违背生态规律重新开矿的恰恰是受环境污染毒害最深的梅山人,这一颇富张力的情节给人以震撼的警示,环保问题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可想而知。

以散文见长的满族作家格致在小说《虎啸图》中继续了自己由个人经验推及公共经验的探索,当一个小科员的体重、头发、胡子都受到严格限制时,这一机关单位的工作怎会有创新和活

人应有的担当,是人类向善向好的可能。侗族作家木兰小说《白光灼灼》中的女主人公郭小惠,同样为了寻求灵魂的安宁,放弃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

藏族作家尹向东的小说《猎手》描写了一个受害者的自我救赎。它们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共同向纵深挖掘了人性的复杂幽暗与温暖柔软。背负着为死去父亲复仇这一重担的刀登,克服重重险阻,终于来到仇人面前,却发现真正的仇人早已死于另一场仇杀中。但故事并没有止步于此,失去复仇对象的刀登想杀掉仇人身边的一条老狗来发泄内心的仇怨,却发现自已从没有真正把刀刺进任何生命的身体中,从始至终,爱与悲悯一直潜藏于他的心中。

象征与隐喻也为主题的开掘提供了新的通道。壮族作家陶丽群的《打开一扇窗子》、壮族作家梁志玲的《噪音》等作品都是描写了一个与自己和解的故事。前者借“开窗”这一富有意味的核心意象,讲述了一个沉陷在隔阂与冷漠之中

30年之久的亲情故事。开窗既意味着对临死之人的告别,也代表着对母亲、对自己的宽宥与谅解。后者将人与人之间的误会、隔膜、伤害与牵绊归之为“噪音”,这常常令人心烦意乱的声音是真实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漫漫人生路的慰藉和陪伴。这份成长的隐痛也

在朝鲜族作家许连顺的《女儿六岁初长成》、畲族作家朝颜的《逃离》等作品中浮浮沉沉,以不同的面向给人以柔软的触碰。

文学以艺术的手法反映现实,成为关于这个世界神秘谜语。苗族作家第代着冬的小说《口信像古歌流传》、侗族作家潘年英的小说《哭嫁歌》、土家族作家温新阶的散文《一棵树》、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的散文《土离我们有多远》、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散文《这些古松该如何生活》、寻找茫茫黑海里的金钥匙》、藏族作家雍措的散文《月亮村的回忆》、《凹村纪实》、侗族作家龙章辉的散文《进山遇到神》、土家族作家凌春杰的散文《茶润大地》、土家族作家田芳丽的散文《冷冲的风》、苗族作家句芒云路的散文《在苗巫的大地上》等颇具神秘文化色彩的作品也是值得关注的优秀作品。独特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化一直是多民族文学的宝贵富矿。它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与经典的文学母题碰撞交融,往往激发出耀眼的火花。以第代着冬的小说《口信像古歌流传》为例,大爷、保长、爷爷之间略显俗套的故事只是一个容器,真正的华彩在弥漫其间的口语和古歌,在时代和命运的操控下,个体的生命脆弱易逝,但言与声所指向的时间之外的虚无之境却散发着永恒的魅力。文化在这些作品中往往超越了现实的束缚,连通了传统与现代、世道和人心。

因为篇幅所限,很多优秀的作品没来得及点评,很多作品在艺术手法等方面精进和开拓也没有足够的空间阐释。“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新时代赋予文学以新使命,也馈赠其以新机遇。2017年《民族文学》所刊发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作家们拥抱丰富经验、反映时代风貌的创作态势,这份开阔的视野和包容的心态,让我们有理由期待,新的一年会有更多与时代同行的精品力作涌现。

## 穿过圩场的沉默灵魂

——评壮族作家罗南散文集《穿过圩场》 □韦 露



在广西以民族文化和乡土题材的书写见长的散文作家中,壮族作家罗南无疑是其中表现较为突出的一位。翻开其最新散文集《穿过圩场》,我发现有一半的作品曾在《广西文学》上发表过。作为《广西文学》的编辑,我很荣幸能够见证她这十几年来的一路行程,看到她寻梦、摸索、成长的每一步。阅读这本散文集,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穿过圩场》体现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地域的力量是神奇而博大的,它不仅滋养了一个作家的身体,更滋养了一个作家的灵魂,它既是生命的土壤,也是精神的疆场。罗南笔下经常写到“山逻街”,丫字形的山逻街是一个地域符号,也是一个乡情符号,体现出作家思乡恋土的情结。在山逻街上,“街头街尾、家家户户都是沾亲带故的亲戚,像一棵棵节节盘根的老树结出的果”,穿过圩场,那些人物和故事会从时光深处窜出来。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学的地域色彩、民俗特征,越来越显得可贵。罗南无疑找到了自己的精神版图,有了这块版图,一个作家就有了创作的沃土和富矿。而在这块版图上,覆盖的是亘古不变的“乡愁”,彰显着一个作家的人文情怀。

《穿过圩场》体现了鲜明的乡土人伦和民族特性。罗南擅于深入到乡村生活的内部,聚焦乡村生活的原生态,反映乡村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乡土人伦和民族特性在其笔下得到充分的凸显。在《被脚印串起来的街道》里,婆娘和婆婆争斗了半个世纪,不屈不挠,但她们却是用这种骂街的方式,惺惺相惜,互相取暖,互相支撑着一起活下去。《豁口》围绕父亲的离世展开记忆的挖掘。在父亲逝世之

来不说想或者爱。我们都不说想或者爱。这些湿淋淋的柔软温暖的字眼儿我们从来不使用。我们把它们深埋在心里,直到它们长成岁月的一部分。”而在《药这种东西》中,四伯父对四伯母的救治可谓锲而不舍,四处拜师,四处寻药,并根据药性自己配方,文中没有一句讴歌和赞美,但那份包容、责任和爱意,尽在不言中。

从罗南的文字里,我们看到山逻街上卑微生命的挣扎,坦荡着乡村生活真实的纹理,生存的艰难直抵人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壮族人民的勤劳、隐忍和坚韧不屈的民族性格。

罗南的散文创作体现着对广西散文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广西散文以描写民族地区的自然风光、民族风情,反映广西少数民族的生活为主;进入本世纪,作家们的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天地。罗南的散文同样体现了这两种倾向,既有浓郁的乡野气息、浓厚的乡土情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又体现出开阔的视野、现代的意识,对人情伦理有深刻的洞察,于细微之中见深厚,于柔软之中见通达。期待罗南能够以更鲜明的现代意识、更宽广的视野、更多样的表现手法,反映现实生活、挖掘复杂人性。

尼采曾说:“只有不断引起疼痛的东西,才不会被忘记。”罗南散文中诸多隐忍的痛感,无需更多的言说,但直抵我们的内心。在《水之上》中,库伦区的百乐街人起初排斥搬迁,后来慢慢适应,伴随着剧烈的疼痛,慢慢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重新扎根、发芽,开枝散叶,安身立命。

在罗南的散文中,没有太多温情脉脉的表达,情感都隐忍在心里、在细节中。正如《豁口》中所说,“父亲从

彝族作家吕翼以高考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寒门》近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说的故事发生在茫茫乌蒙群山中,一个落后贫穷的村庄——碓房村。小村虽闭塞,却有着重视教育的传统,一座经历了不知多少风雨的孔庙,寄托着碓房村人的美好梦想。在每年旧历八月二十七日,全村男女老少都要举行庄严的祭孔典礼。作品在这个背景下,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新时代,通过村民冯敬谷一家的四个子女以及赵得贵、万礼智的儿子等,围绕读书高考“跳出农门”的梦想,讲述他们在应试教育下的拼搏和在高考独木桥上的争斗。作品展开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描写了各种人物的不同命运,揭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使小说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哪怕是在边远的碓房村,人们也供奉着至圣先师孔子的肖像,年年祭孔。村民还自己出钱出力修建学校,村民赵四为建村校献出生命,冯敬谷的养女冯春雨考上清华大学、学成归来后,报效故土。这些都显示了教育、文化在改变农村面貌上的重要性,这也是作者要在作品中传递的正能量。特别是冯春雨,如果没有冯敬谷一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砸锅卖铁供她上学,加上她自己在高考的独木桥上努力拼搏,那么,她可能只是一个把生命消磨在碓房村的贫困女子,更不可能用才智来改变家乡的面貌。

在作品中,作家通过塑造典型的艺术形象,对现行的教育问题作出深刻的反思。冯维聪是一个有理想又聪明的孩子,但面对高考的压力,加上未婚妻给他的压力,一上考场就紧张,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利,终于考成了一个“疯子”。不过,冯维聪这个“疯子”,搞起发明创造倒是矢志不移,失败、再失败到成功,甚至引起专家的重视,说他是一个为实现梦想而不屈不挠的农村发明家也不过分。其他人的命运也同样令人感叹。万勇因其父母所给的巨大压力,最后堕落成一个骗子。冯天香为供三个弟妹读书,毅然走出,不幸沦落风尘,让人悲恸。冯天俊为了考名牌大学,从花季少年考到30多岁,一共考了15回,也未能“高中”,把他看成是现代版的范进也不夸张。赵得位因偏科无法上高中,自作主张去读中专,毕业后自主创业开广告公司当起老板,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要想成才有作为,并非只有高考一条路。小说通过这些小人物,一方面在思考现行教育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奋斗者的人生画卷,洋溢着温暖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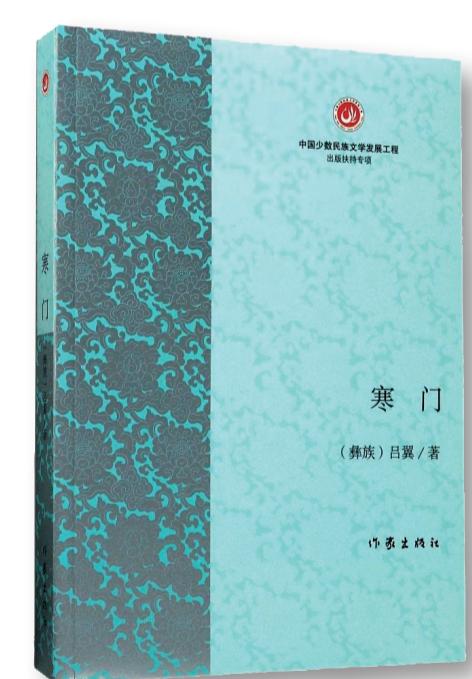
《寒门》有着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贫困的冯家、有钱有权的万家、作为民办教师的赵家,三个家庭在子女上学、高考的历程中,通过其人物的各种关系和矛盾,编织起了一个现代版的“儒林新史”故事。这个故事推动着小说的情节发展,展现着人物命运的风雨坎坷。人物命运的走向,又使这部小说的故事曲折多姿。

小说的生活细节也很有张力,富有象征意义。例如,碓房村的碓窝,虽原始,却是这乌蒙深山小村生态文明的象征。作品在开头就专门写到它,在描写冯天俊、冯维聪上学春谷卖米交学费时又多次写到它。最后,当冯春雨带着她的法国老公贝克哈姆回乡,准备投资种植生态稻米时,让他感兴趣的正是这里家家户户的碓窝。这碓窝自然也成了离开故乡的人的乡愁寄托。还有村里那棵老白杨树,冯天俊的兄弟姐妹在树身上刻的印痕,成为他们人生命运的记录。每一道印痕,都记录着他们的人生故事。例如冯天俊从高考起,每考一次就在上边刻一道印,15道印痕不知记录了他多少人生的酸甜苦辣。还有冯氏兄弟亲手雕刻的孔子像以及每次考前的敬拜等,其蕴涵的思想情感,也颇让人品味。

## 农村学子的奋斗与追问

——读吕翼长篇小说《寒门》

□张永权



一个大包袱,直到最后才解开悬念。冯春雨考上大学后,就再也没有和家中联系,她的命运走向,自然也是读者关心的。小说就在一个又一个的悬念中,吸引读者把它读完。

这部作品在大故事中套小故事,使情节丰满多姿。同时,看似一些平凡的故事,也具有传奇的色彩。在冯维聪制造的各种机器人中,还造了一个为冯天俊代考的机器人,充满了传奇魔幻的色彩。但这一切都是和人物的命运休戚相关,使小说有引人入胜的魅力。

小说的生活细节也很有张力,富有象征意义。例如,碓房村的碓窝,虽原始,却是这乌蒙深山小村生态文明的象征。作品在开头就专门写到它,在描写冯天俊、冯维聪上学春谷卖米交学费时又多次写到它。最后,当冯春雨带着她的法国老公贝克哈姆回乡,准备投资种植生态稻米时,让他感兴趣的正是这里家家户户的碓窝。这碓窝自然也成了离开故乡的人的乡愁寄托。还有村里那棵老白杨树,冯天俊的兄弟姐妹在树身上刻的印痕,成为他们人生命运的记录。每一道印痕,都记录着他们的人生故事。例如冯天俊从高考起,每考一次就在上边刻一道印,15道印痕不知记录了他多少人生的酸甜苦辣。还有冯氏兄弟亲手雕刻的孔子像以及每次考前的敬拜等,其蕴涵的思想情感,也颇让人品味。